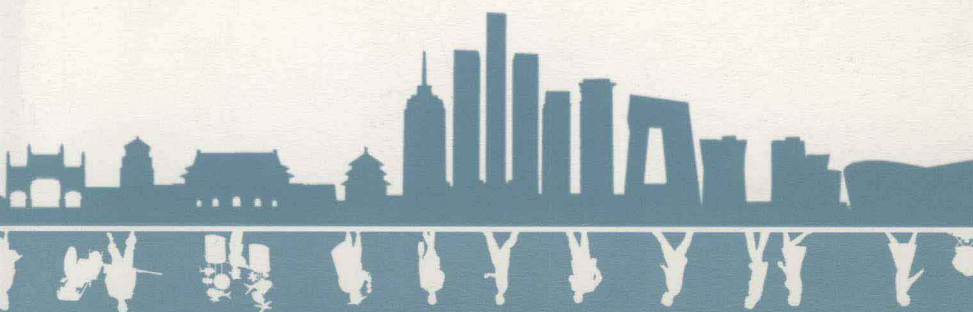


The Aroma of Beijing

北京的味道

关于生活蚁族，也关于精神贵族

胡赳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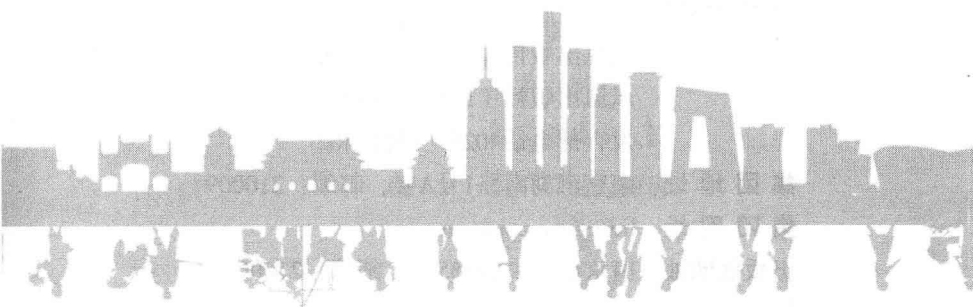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社

北京的味道

The Aroma of Beijing

胡超超◎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北京的味道 / 胡赳赳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506-0921-1

I. ①北… II. ①胡…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6355号

书 名 北京的味道

著 者 胡赳赳

责任编辑 李相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921-1

定 价 29.8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10-83670220)

此身是城

胡赳赳

刚到北京时，孤身一人。如今有了家室、幼子、某个职位，貌似混得不错。惟一的不同，攸忽十年过去，朋友两三年换一拨，电脑和手机，也两三年换一拨。住处离东六环两公里，离办公室十八公里，离中南海二十三公里。最初喜吃水煮鱼，后爱湘粤馆子茶餐厅，现在一碗拉面或蛋炒饭，足能饱腹。当年无甚纸媒可看，当下也无甚纸媒可看，微博席卷一切。20世纪80年代流行打鸡血，使人天天向上，现时代不用，广告比鸡血还鸡血。

城市是迷宫，是绞肉机，有时派发快乐药丸，有时塞你悲伤维他命。某时停顿下来想想，离席而走，抽身而去，竟无可能。生计、生活、生命，原是三位一体的，老天在冷笑。

青年时脚力壮，出地铁再远，也暴走；现今地铁多是多了，却无想去的地方，或随车堵在长安街上，也并不见得比用脚快。偶尔与老友聚聚，喝点小酒，至微酣，心下舒坦，旋即又讶然这舒坦，原与他人并无二致。

遥想童年赤身裸体，穿越镇上前街后塘，赤条条无挂牵，正应了“无所住而生其心”。心在身上，身在命里。命是“口令”的集合，可看作“程序”，自动运行。“种子如瀑流”，流完了也就生

命逝去。若此身是城，眼耳鼻舌身意，却是六个城门，日日间繁华闹腾，川流不息，一如这膨大的北京城。

莫以为人在城中，可大隐，可慎独，仔细检点，脸皮厚之，情面薄之，此一自保之法。学会说“不”，方有权利加身，一旦说“好”，即成附和蚁类。爱好人，亦爱坏人，也是近来想到的，否则坏人谁爱呢，只怕团结起来更坏。

胡适言“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真是彻头彻脚的真理。此身是城，既能藏污纳垢，又能秩序井然，必得宽容，方可身上无一处微生物寄生虫无活路。当作花鸟鱼虫欣赏罢。至于自由的见地，人只能成为自我而不是他人，这是最大的自由，也是最大的不自由。每个人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城堡，其风景面貌，气象蕴藉，全然不同。

学会说“不”，还有一层意思，“不受惑”。其一不受迷惑，其二不受诱惑，此城，才断然不至于下降旗。谁又能日日上演空城计而不被发觉呢？若城陷落，或城头变幻大王旗，个人终被擒拿，被俘获，在各种BOSS的操控下，或各种情人的摆布下，城残日落，心灵溃败。

“惑众”者多，像射向城头的箭雨。言行、身教，媒体、广告，皆如此。打开互联网页面，情形惨不忍睹，若无强大内心，如何抵御这狂风骤雨的低级世情？

有时，我是清醒的，有时，又落昏沉。我不相信，自己是个坏人，我对此身的专制，也粗暴野蛮，我希望与自我和解，与我身上的每一个弱点、缺陷和解，与我身上的跳蚤和解。

除了宽容，我实在想不出第二个法子。

2011年8月28日

目 录

001 / 此身是城 胡赳赳

辑一 我为什么对北京说三道四

003 / 我为什么对北京说三道四

005 / 北京：一条道路的命名

009 / 我嘴里嚼着口香糖

011 / 春节万岁

013 / 跳房游戏成人篇

017 / 当户口成为牌坊

020 / 人生导师

022 / 圈子与圈套

024 / 九段高手

027 / 描述暴力

029 / 我的大学

033 / 孩子们的成人礼

035 / 关于考试的精神分析

037 / 女性的天空

辑二 中国精神与中国精神病

- 043 / 荒诞事物里的笑声
- 046 / 反对一种戏剧及批评观
- 053 / 呼唤亚当·斯密的第二只手
- 057 / 中国精神与中国精神病
- 060 / 我写高考作文
- 060 / 穷爸爸、富爸爸
- 064 / 我拿什么面对资本家
- 066 / 我知道名人榜都说了些什么
- 069 / 广告与叫卖
- 071 / 秀生秀死
- 073 / 可资模拟的霍建宁？
- 076 / 他们爱上潘石屹？
- 078 / 首富生于70年代
- 084 / 中国人的休闲
- 087 / 旅游和艳遇
- 089 / 中国人的孝道

辑三 谩骂比思考更重要

- 095 / 驳早年的诗意
- 099 / 使记忆风化的是脑震荡
- 101 / 水 现 场
- 104 / 海彰法师传奇
- 112 / 黑天鹅有白内障
- 115 / 闲话邹静之
- 119 / 听歌要听姜超的
- 123 / 因为青春漫漫
- 126 / 动什么非得动感情
- 128 / 就让木偶遇上神仙姐姐
- 131 / 偷情与游刃
- 134 / 李六乙误会了穆桂英
- 137 / 她在影射我们的父亲
- 140 / 唱罗大佑的反调
- 144 / 谁“行为”我跟谁急

辑四 姿态感

- 149 / 大国亦是盘中餐
- 152 / 姿态感
- 155 / 房地产的经济理性
- 159 / 文二代、富二代的巫变
- 162 / 帕慕克式的“呼愁”留给这个作家的时间还很多
- 166 / 不适的诗学
- 170 / 汉堡包中间的腻味
- 173 / 蟑螂在头条
- 175 / 让杂志见鬼去吧
- 178 / 与传媒业有关的三个谎言
- 182 / 职业新闻人的溃败
- 187 / 左翼的胜利
- 190 / 打倒“新浪的”社会新闻
- 193 / 暧昧的底层
- 197 / 作为良知与经验的记录
- 200 / 旅游的理由
- 203 / 探望郁金香
- 205 / 城市美女地图

辑五 文本生活是一种什么生活

- 211 / 知识、知道、新知和分子
- 214 / 八二届人想什么？
- 217 / 且看男女关系
- 221 / 畅销书的使命
- 224 / 高考状元的黑暗时刻
- 228 / 见异思迁的立场
- 232 / 冒着被误读的种种危险
- 236 / 说了也胡说
- 240 / 他胸中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 243 / 半本好书
- 247 / 与英儿面对面
- 250 / 在音乐和绘画间交叉跑动
- 253 / 挪威的杂草
- 263 / 为何歌唱
- 268 / 文本生活是一种什么生活
- 276 / 我为什么对诗人说三道四
- 283 / 谁在鲁迅怀里撒娇？

我为什么对北京说三道四

北京是这样一个少有水色的城市，倒是大风常常来光顾，不适合我这样谨小慎微的人来居住，我需要喝很多的水才能防止内心的干燥。等我后来好不容易租了房子，好不容易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也就开始对北京说三道四起来，哪管这一切的一切，原本都是跟北京无关。

我为什么对北京说三道四

第一次来北京，就在火车站碰到一个自称被盗的女人，大概30出头或更老一点，齐耳短发，肩挎着普通的女包。她拦住我说：“你是北京人吗？”我说：“不是。”她说：“你不要怕，我没有恶意。”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她说：“我是××省××市卫生学校的老师，到北京来出差，在火车站被偷了。”我翻了翻兜说：“我也没多少钱。”她说：“我就给单位打个电话。”

我说：“走，我们到公用电话亭去打。”她说：“我要给单位发传真，要到邮局去才可以。”我说：“那估计需要多少钱？”她说：“十块八块都行。”我蹲下来到行李包里掏钱。她说：“大兄弟，你留给我一个地址吧，我到时给你寄过去。”我说：“不用了。”她说：“看你像个学生，才敢问你借钱呢！你在哪个学校读书？”我说：“我不是学生，我来北京投奔我姐姐的。”最后我把钱递给了她，她脸上满溢着感激之情，看我不知道出站的路，就指点我上那边楼梯。她说：“北京西站挺大的，第一次来是不好找。”

我第一次来北京，就像当年的革命青年去延安，有朝圣的成分存在。我下火车的心情很好，就不想把北京想得很坏，因

此我宁可相信那个女人说的都是真的。尽管如此，我仍然心疼我的十元钱，够我在单位里两天的伙食费啊，至少应该问她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如人体是由多少块骨头组成的，以考察她是否真是卫生学校的老师。

经过地下通道的时候，老远在入口就能听到歌声传来，我一步步迈下台阶，流浪歌手从脚到脸一点点映现在我眼前：我一步步接近他，能看到他黝黑的面庞，散乱的长发，手在吉他的拨动着，嘴巴翕合之间，滚烫的歌儿像鸟儿一样四处乱飞，有的碰壁，有的飞向了光明。我感到一阵颤栗和舒坦，我奇怪这两种感觉怎么会复合出现。我来到了他面前，侧耳倾听了一会儿，看见地上堆着一些纸币和硬币。我寻找着其中面值最大的，是十元。我思忖了一会儿，咬咬牙，从裤兜里掏出捏着的十元钱。纸币飘然落下，我飘然离开。流浪歌手几乎没有正眼看我，但我感觉得到歌声更热烈了。

这是我最初来北京时的两次举措，给朋友们讲的时候他们都笑我傻，平时那么精明的人怎么就糊涂了：前者是骗子毋庸置疑，后者也用不着给那么多钱，你知不知道北京有多少没有浮出水面的流浪歌手？

北京是这样一个少有水色的城市，倒是大风常常来光顾，不适合我这样谨小慎微的人来居住，我需要喝很多的水才能防止内心的干燥。等我后来好不容易租了房子，好不容易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也就开始对北京说三道四起来，哪管这一切的一切，原本都是跟北京无关。

北京：一条道路的命名

如果需要一张手绘地图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绘不出，早在中学时进行的美术训练只能够糊弄父亲，而不足以糊弄读者。早在中学时，我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我会来到北京，会为一条道路的形状伤透脑筋。

早在中学时，摆在我面前的道路有无数条，它们呈放射状，若隐若现，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梦中，醒来后，我必须面对功课，这仍然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在读到余华的处女作《十八岁时出门远行》时，我会心一笑，那个十八岁的主人公就是我啊。

我终于来到北京，并且无数次从平安大道上穿行，这是一条与长安街平行的道路，我踩着脚踏车，看机动车堵在红绿灯口，而我则留给他们一个晃动的背影。与长安街相比，平安大道的笔直并不逊色，长安街是一支筷子，平安大道是筷子的另一支，它们南北夹击，合伙架起了故宫这道大菜，秀色可餐的后海则是平安大道外侧的汤汤水水，等待人们的拂袖而来，或者拂袖而去。

我无数次穿行在平安大道上，因为我的住所一度在东直门，而上班的报社却在阜成门附近，中间相距八公里，在北京

居住过的人都会知道，我上班的最佳路线无疑是从东直门往南到平安大道的东起点东四十条，然后穿过平安大道到达其西起点车公庄，再从车公庄往南就到了阜成门。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如果是在夜晚，我努力地骑在脚踏车上，没来由地就会想起齐秦那首《火柴天堂》，会想起歌中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旋律没变，歌词却被我改了：“有谁来买我的火柴”变成了“有谁来买我的报纸”。

闭着眼睛我也能回忆起，从刚刚通车的2000年到现在，平安大道都发生了些什么。平安大道出现的初衷是缓解长安街的车流量压力，在二环之间硬生生地劈开了这么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最宽的地段有八个车道，但面对北京日益增多的机动车辆，人们已经失去了胜利的喜悦。而我悠然自得地骑着脚踏车，在上班的高峰期，居然也能够与公交车一比脚力，享受到更为快捷的自助交通服务。这种乐趣与平安大道留了两米来宽的自行车行驶道有关；这种乐趣随着汗水奔流直下，不分寒暑，无论春秋，节省下了交通费；这种乐趣一度让我面有得色，直到我那辆二手脚踏车平白失了踪影，我才混迹于打车族中，长时间盯着窗外，将平安大道上的静物一一印入脑海。

一一印入脑海的，构成了这张手绘地图的全貌：它们是汽站上经年累月的广告牌，打着平安保险公司的烙印，似乎与这条道路的命名息息相关；它们是街道两旁两个月翻修一次的酒肆食街，从九头鸟、瓦缸寨到各种食府，汇集“江湖”风味（江湖：江苏、江西、浙江、黑龙江、湖北、湖南的统称），

是厉兵秣马快慰肚肠的好地方；它们是后海、荷花市场、胡同游的入口处，我每年总有几次来到这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见各种各样的人，有时候是为了工作和采访，而有时候，仅仅是散心。

去年，留在我心头的与平安大道有关的有这么几件事情：一个是光明书架给凌志军的新书《成长》做新闻发布，别出心裁地选择在一个叫“茗仁”的茶艺馆里，这个茶艺馆就在平安大道上，平日为我所忽略。主要原因是我对茶馆深恶痛绝，消费不菲而不能填饱肚子，音乐不够好又不敢高声谈笑，与酒吧相比，多了正襟危坐而少了放浪形骸，都是我辈所唾弃的，好在那天见到了策划严平和作者凌志军，加之又不归我买单，故此算是一次愉快的泡茶馆的经历。

另一件事要算是造访郭沫若纪念馆。在那里，我想声名真是个虚假的家伙，你在一条轨迹上光辉的运行，会被另外一条轨迹上的人认为无耻，如果你在不同轨迹上运行了一生，那一定会被认为是个悲剧。声名同样没多大意思。

去年国庆节回家前，我在平安大道上又有了新的发现。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祖父，年岁已高，耳朵便有点儿背，我和姐姐合计着回家前给他买一个助听器。这个任务最终由我来办，哪里可以买到？我被告知，平安大道上就有很多家商店，最后，我在位于北海附近的平安大道上，找到了“西门子”总店，买到了称心如意的助听器。

上大学时放暑假，有一次带同学到家里玩，同学惊奇地